01 破病有夠艱苦的

洪素琴

我讀幼稚園的時陣，有夠歹育飼，身體荏甲磕袂著就呿呿嗽、發燒、頭殼疼，啥物款的感冒對我來講，攏袂生份，行醫生館親像咧行灶跤咧。

會記得半年前，有一工放學我行到半路煞烏天暗地，一目瞈仔透大風、落大雨，欲覕都袂赴，規身軀淋甲澹糊糊。轉去到厝，規个人吆吆掣，害矣！我閣感著矣。規身軀軟菠菠，袂輸去予別人霸占去仝款，毋但嗽甲五臟六腑強欲吐吐出來，頭殼嘛疼甲強欲必開。我千焦感覺眼前烏趖趖，敢若去到另外一个世界仝款。

半暝仔睏醒，目睭擘金。欸！這是啥物所在？眼前所看著的：白色的眠床、白色的被單……，阿母閣覆佇眠床邊，我的手插一枝射針，原來我閣來病院報到矣。

想著家己日時佇運動埕猶閣活跳跳，佮同學咧拍球、走相逐，這聲煞袂振袂動，欲迫迌、欲耍手機仔攏無氣力。我佇病院蹛幾若工，頭一兩工我瘦骨輪，疼骨節，艱苦甲毋成食、毋成睏，規个人消瘦落肉。

有一工阿母接著一通電話，共我講伊欲去公司一逝，連鞭就轉來。伊千焦離開一點鐘爾爾，我佇這點鐘內底，瘁呴夯起來，規个人喘甲誠艱苦，若像去予大粒石頭砧牢牢咧仝款，我欲哭無目屎、欲吼無路來。若輪著阿爸來共我照顧的時，伊會講故事、講笑詼，我定定予伊弄甲一直笑。伊講的故事佮笑詼會當治枵兼治病，予我煞袂記得家己是病人。

我佇病院精神的時，定定會聽著半暝仔有病人咧哀爸叫母，若像去予人凌治仝款。不時會看著一寡老歲仔人，規肢手烏青兼凝血，親像去予人苦毒仝款，有夠悽慘的！看著遮濟可憐代，雄雄感覺家己的病無算啥物，家己愛堅強起來。

每擺我若破病，阿爸、阿母就愛共公司請假，照輪來病院共我照顧。親情五十不時來病院共我看，希望我會當較早出院。雖然破病的時陣有足濟人來共我關心，予我感覺真溫暖，毋過破病的滋味真正無蓋好，閣愛麻煩遐爾濟人，我想猶是莫破病算較會和啦！

02 阮小妹

許阿派

人講：「一个囡仔較鬧熱三个大人。」我 uân-á[1]有這種感覺。我有一个三歲的小妹，目睭圓圓大大蕊，生做有夠古錐的，阮攏叫伊阿 mē 仔，雖罔細細漢仔，猶毋過有影是刺耙耙。

我和伊差三歲半，伊相虎、我相豬，我定定予伊欺負。見擺若是為著小可仔代誌咧無歡喜，伊就會起呸面，這時我就會走敢若飛咧，萬不二走傷慢，定著會去予伊修理甲糜糜卯卯，正港是「相罵無揀喙，相拍無揀位」。所擺我常在共阮母仔講：「是按怎愛有小妹啦？我足想欲做孤查某囝，足想欲阿爸、阿母干焦照顧我、愛我就好。」一直到有一擺發生一件代誌，我才知影講，窮實我是誠疼阮小妹的。

彼工阿爸佇灶跤咧煮食，阿母佇房間咧摺衫，我和小妹佇客廳咧扮公伙仔。啥人知影一下無注意，伊捎一支鉸刀，閣佇膨椅頂懸趒來趒去。看伊按呢，我實在是緊張甲心臟強欲跳出來，連鞭喝講：「阿爸、阿母！緊出來啦！阿 mē 仔擲鉸刀咧耍，足危險的呢！」凡勢是抽油煙機和電風開傷大港，佗攏無聽著。就佇這个時陣，小妹踏一下無好勢，就對膨椅頂摔落來，我驚彼支鉸刀會去共伊揍著，就三步做一伐，縱去共搶過來。好佳哉搶有著，若無，代誌會變做啥款，我是連想都毋敢想。

阿 mē 仔無定著是去予我的反應嚇驚著，坐佇塗跤那吼那喝講：「阿爸、阿母，阿姊搶我的鉸刀，叫伊還我啦！」這擺我看阿 mē 仔那哭那欲共我拍的款，我煞親像「七月半鴨仔，毋知死活」，毋但無旋，顛倒是笑出來。阿爸和阿母嬈疑講今是發生啥物代誌？尾仔佗才知影講，我是驚小妹會著傷，才無顧家己的安全，拚性命欲共彼支鉸刀搶過來。

彼工欲睏進前，阿母共我攬咧講：「阿海啊！你已經大漢矣，會曉照顧小妹，誠有做大姊的範呢！」我共阿母應講：「因為伊是阮小妹啊！無惜伊是欲惜啥人啦？」自彼工開始，我知影我會疼惜小妹一世人，因為伊是我上愛的姊妹仔。

---

[1]閣唸做 uan-ná

03 阿媽的查某囝

陳雅菁

阿媽這世人上大的遺憾，就是無生查某囝，雖然伊喙裡定定講：「查埔、查某攏仝款。」毋過我不時都聽著伊共阿母講：「恁阿爸真好命，飼恁三个查某囝。」

我是阿媽炁大漢的，六歲進前攏咧讀「阿媽幼稚園」。阿媽華語講袂輾轉，伊就教我講臺灣台語，所以論真講起來，臺灣台語是我頭一个學著的語言。阿媽共我惜命命，伊磕袂著就共朋友品講：「這粒糖含仔是欲請我食大餅的呢！」阿母攏笑講，袂輸我才是阿媽的查某囝。

若講著阮阿媽，伊做查某囡仔的時，就綴阿公對下港來臺北拍拚。伊的個性足溫馴的，我真罕得看著伊咧使性地。伊毋但共規个家扞甲真好勢，照顧厝內的人嘛足周至。會記得細漢的時，我若破病，阿媽規暝攏無咧睏，連鞭用度針共我巡看有退燒無、連鞭煩惱我敢有踢被，連阮彼个正牌的阿母都綴伊袂著。

雖然阿媽無讀真濟冊，毋過對序細的教育閣不止仔用心。伊定定講：「少年若袂曉想，食老就毋成樣。」所以我攏有共阿媽的教示記佇心肝頭。

阮規家伙仔鬥陣食飯的時，桌頂若是有雞腿，阿媽定著會共夾來我的碗裡。聽講我猶未出世進前，這肢雞腿攏是阮阿爸的額喔！伊知影我上愛食炕肉佮扁食湯，見擺若去阿媽遐，伊攏會攢便便等我。食飯的時，我感覺足 ku-kuài 的，阿媽的箸攏無啥咧振動，干焦坐佇我的邊仔對我微微仔笑、金金相，若親像看著我食物件，伊毋免食飯就飽 tu-tu 矣。

阿爸、阿母不時都真無閒，毋過好佳哉有「阿媽救援隊」會當出動。伊會炁我去公園騎跤踏車、陪我去文具店買隔轉工學校欲用的物件，嘛定定買斡角仔彼間的箍仔粿予我食。

阿媽就親像阮阿母，我若是共阿媽司奶一下，伊的煩惱就攏擲挕揀矣。我若歡喜，伊就綴我笑；我若悲傷，伊就綴我吼。

人講：「惜花連盆，疼囝連孫。」在我看來，阿媽毋是「疼囝連孫」，因為佇伊的心目中，我早就敢若伊的查某囝仝款囉！

04 阮兜的糖霜丸

巫素宜

前一站仔我定定感覺心肝頭鬱鬱，規个人無攬無拈，對逐項代誌攏無興頭。阿母看我按呢，提議講：「咱來飼一隻動物伴，好無？」我目睭隨金起來，因為我想欲飼一隻貓仔已經想足久的矣！

我佮阿兄隨佇網路面頂搜揣領養貓仔的消息，用領養代替用買的，嘛算是做好代。無兩工的時間，就揣著佮阮有緣的「阿奇」。伊是一隻三個外月的貓公，有柑仔色的花草，看著有成一隻細隻虎。阿爸佮阿母講希望伊會當消敨我心內的憂愁，就共號做「去憂」；阿兄叫伊「來福」，向望伊來阮兜了後，福氣綴咧來；我叫伊「阿奇」，因為伊今仔來厝裡的時，一直四界看，逐項物件攏足有興趣，遮看一下，遐鼻一下。一睏頭有三个名，毋知伊敢會聽甲花嗄嗄？

今仔來新的環境，阿奇真細膩，行路攏跕跤行，睏的時陣嘛若新婦仔仝款，勻佇壁角咧睏。阿母買一頂睏著誠好勢的眠床欲予伊睏，伊煞毋敢睏佇彼面頂。過兩工仔了後，環境佮人攏較熟矣，伊就若野馬咧，四界縱來縱去，啥物都毋驚，一直向前衝。想欲睏就倒佇膨椅，規組膨椅攏是伊的；想欲耍，就來共你弄一下，啶你佮伊耍。逐工阿母煮飯的時，伊嘛會坐佇灶跤陪阿母，抑無，就是徛佇冰箱頭前毋走，袂輸欲叫人共冰箱內底的好食物提出來予伊食仝款。阮若是坐佇膨椅頂，伊嘛會跳起來蝹佇阮身軀邊。阿爸講，寒人伊一定若烘爐咧，揖著誠爽快。

欲飼動物伴進前，阮規家伙仔就分工分好矣，我愛負責共阿奇清屎尿，實在有夠臭的。逐擺我咧清貓仔屎，攏會想著細漢的時，阿母共我搦屎搦尿，是毋是就是按呢？人講：「雙手抱孩兒，才知爸母時。」我這馬體會著矣！逐工看伊咧耍迫迌物仔，就若親像咧變猴弄仝款，看著足心適。阮若是心情無蓋快活，伊嘛會來身軀邊躽來躽去，頭敲敲掠你金金相，閣共你嗯一下，若像咧講：「毋通艱苦矣，我佇遮陪你。」

以早阿媽攏講我是糖霜丸，這馬阿奇成做是阮兜的糖霜丸矣！

05 拌拌咧

蔡馨慧

金曲獎的頒獎典禮，予我知影這位臺灣台語歌后——李竺芯，伊的〈拌拌咧〉這塊歌，予我想著囡仔時代的記持。「若是跋倒矣，就共伊當做迫迌」這句歌詞，就親像彼年阿舅共我講的話。

每一冬歇熱，阿母攏會焉我轉去苗栗通霄的外媽遐蹛，予我佮表小弟、表小妹做伙迫迌。有遐爾濟囡仔伴，逐工都足心適。雖罔轉去庄跤真歡喜，不而過逐擺欲佮個出門的時，我干焦會當佇後壁咧逐個。自細漢我就真頇顢，阮這陣囡仔獨獨我一个袂曉騎鐵馬，所以定定綴袂著陣。阿舅看我按呢，感覺真毋甘，堅心欲教我騎鐵馬。

彼工透早，阿舅牽一台鐵馬，焉我來到巷仔口，遐有一條足闊、足長的打馬膠路。寢開始我足驚惶，阿舅佇我後壁，叫我免驚，寬寬仔騎，愛勇敢共 lap 落去。我大聲喝：「阿舅，你一定愛共我扞咧喔！」我緊張甲規身軀大粒汗、細粒汗。騎無偌久，我越頭一下看，「阿……阿舅咧？」看著阿舅已經放手，害我掣一趒，隨跮佇塗跤。阿舅遠遠倚佇遐看我，那笑那對我比指頭拇公，閣共我講：「跋倒的時陣，毋通隨倚起來，先看塗跤有璇石通扱無？」阿舅真愛佮我滾耍笑，竟然毋是先關心我有要緊無。就按呢一改閣一改跋倒、一改閣一改練習，我總算學會曉騎鐵馬矣，毋但會當和表小弟、表小妹同齊騎去海水浴場耍水，閣會使騎去虎頭山有樹蔭的所在歇涼、覕相揣。騎鐵馬遮的畫面，就成做阮細漢的時陣和囡仔伴鬥陣的心適代。

人生的路若像咧學騎鐵馬，設使拄著無順序的代誌，嘛是真四常，親像細漢的時陣仝款，拌拌咧，免驚。「靠人攏是假，跋倒家己跔。」阿舅教我的，不止是騎車，嘛是做人的道理。

這馬大漢矣，我已經會曉騎鐵馬四界蹓蹓、踅踅咧，我真佮意那騎那唱歌，自由閣自在。想起囡仔時代的往事，實在誠趣味。

「拌拌咧，拌拌咧，無啥代。」這條歌，我欲送予天頂的阿舅，希望你嘛聽會著，阿舅你教我的一點一拄佮人生的智慧是我永遠數念的記持！

06 苦瓜哪會苦

蔡靜慧

阮阿爸上愛食苦瓜，像苦瓜蔭豉仔、鹹卵炒苦瓜、魚脯仔炒苦瓜、苦瓜封佮苦瓜排骨湯，只要是苦瓜的料理伊攏真佮意。

自我捌代誌以來，飯桌頂三不五時就會有苦瓜的料理。拄開始干焦阿爸會去夾，我佮阿姊是你看我、我看你，無去共振動著，阿母是加減夾兩塊仔來食，彼盤苦瓜定定攏予阿爸食甲空空空閣喝食無夠。我佮阿姊攏誠憢疑：苦瓜敢毋是足苦、足歹食的？是按怎阿爸會遐爾仔愛食苦瓜咧？阮仙想都想無。

有一擺暗頓竟然有苦瓜封炕湯，我和阿姊看著隨面憂面結，想講這聲無湯通啉矣。想袂到阿爸煞擘湯匙仔刣苦瓜封內底的肉豉仔囥佇我佮阿姊的碗裡，對阮講：「這苦瓜封內底的肉豉仔袂歹食，試看覓咧。」阮兩个隨擘箸夾起來食看覓，食一喙滋味誠實袂穩呢，就直直頌頭講好食。這个時陣，我問阿爸：「阿爸，苦瓜封的苦瓜敢袂苦？是按怎你哪會遮佮意食咧？」阿爸聽煞就笑笑對阮講：「苦瓜哪會苦？誠好食啊！無，這馬恁食一塊仔看覓咧。」雖然食著小可仔苦苦，毋過吞落去，嚨喉煞感覺甘甘，想袂到遮特別，根本都無像阮所想的遐歹食呢！阿爸看阮的表情閣講：「苦瓜有特別的苦味，食了會回甘，嘛會清熱解毒、降火氣、助消化，對咱的身體有好無穩，恁會當慢慢仔食看覓咧。」

自彼擺過，阮沓沓仔開始接受苦瓜的料理，雖然無像阿爸遐爾仔佮意食，毋過我佮阿姊若看著苦瓜就袂閣再憂頭結面矣。有一改我和阿母做伙去菜市仔買菜煞看著青色的苦瓜，阿母共我講彼是山苦瓜，若是提來炒鹹卵就變做餐廳的料理。我就請阿母買一條轉來炒。鹹卵會共伊苦 iám 苦 iám 的味壓落來，食著誠佮喙，確實佮白苦瓜的滋味無閒款。

到今苦瓜佇阮兜猶是定定有的物配，會當和阿爸、阿母同齊享受苦甘的滋味是上快樂的，伊袂閣是我和阿姊的「烏暗料理」。苦瓜的滋味，阮已經食慣勢矣，苦瓜的料理攏好食呢。

苦瓜敢會苦？袂啦！